

大溪三層地區的陂塘水文化訪問紀錄 (下)

顧雅文*

一、陳文卿先生訪談紀錄

訪問時間：2020 年 7 月 13 日 10:00-12:00、

2020 年 9 月 2 日 11:00-12:00

訪問地點：陳宅

使用語言：中文、臺語

訪 問：顧雅文、李宗信

逐 字 稿：黃脩閔、李妍慧

整 稿：顧雅文



(一) 水利人生

我是昭和 13 年（1938）生，蘆竹南崁人。我媽媽那邊以前是桃園的望族林家，外公叫林王維（萬喜），家裡是大批發商。家族幾個養女，有的是專門看小孩的，有的是煮飯的，有的是陪阿祖去看戲的，我媽媽游阿緞也是其中之

*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

來稿日期：2022 年 10 月 1 日；通過刊登：2022 年 11 月 21 日。

一。¹ 我舅舅叫林秋祥，他最疼我。他是足球隊隊長，之前交一個女友，住在蘆竹，所以每次跟我阿公說要到我家，其實就是從桃園來找女朋友。然後他會用腳踏車載我到桃園玩，我再自己坐公車回南崁。後來他因為白色恐怖被國民黨抓起來，安上青年部書記的罪名，阿公阿嬤要送金條去才能探望。我舅舅被判死刑，他在被槍斃前有見到女朋友為他生的小嬰兒，給他取了一個名字叫一奇。² 我兩個姨丈是留日的，也是遇到白色恐怖。那個時代跟悲情城市電影演的一樣。我小時候看到的這些，現在解密了，才有很多人知道。

我小學讀南崁國民學校，去年（2019）才當選南崁國小120週年的傑出校友。畢業後讀桃園中學，³ 本來是可以直升高中部，但我家裡環境不是很好，就去考師範學校，想說一定可以考上，念完可以當老師。結果我太有自信了，沒想到考美術的術科時，老師要我在走廊下素描石膏像，我根本不會素描，所以就沒考上。當時其他學校考期也過了，只有開南商工比較慢招生，⁴ 我只好

-
- 1 為林家之大養女，戶籍維持原姓。另林家五女簡碧雲為受訪者之阿姨，據其口述，林家住在桃園鎮，因大哥大姊早逝，掌管家族大權的阿嬤認養兩位養女幫忙照顧小孩，而林家生的女孩則多送養給人，如她被送到附近簡家，成為劇作家簡國賢之養女。其大養姊嫁至蘆竹南崁，即為受訪者之母親。〈簡碧雲女士訪談紀錄〉，臺灣人權故事教育館網站，<https://humanrightstory.nhrm.gov.tw/home/zh-tw/book/564347>，2022/9/4。
 - 2 林秋祥案：林秋祥，昭和5年（1930）生，民國40年（1951）時為泰北中學高三生，被控擔任共黨桃園學生支部書記，領導學運，而判處死刑。林家為營救林秋祥，變賣家中首飾、土地、房屋，傾家蕩產卻無能為力。陳銘城，〈為被槍決的桃園學生領袖林秋祥，找到親骨肉林一奇〉，收入陳銘城，《拼貼歷史的缺頁：陳銘城人權文集》（臺北：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，2021），頁103-111。
 - 3 桃園初級中學：即今桃園高中。昭和16年（1941）4月創立，初為桃園家政女子學校。民國35年（1946）4月改名為「新竹縣立桃園初級中學」。39年因行政區域調整，更名為「桃園縣立桃園初級中學」。翌年奉准試辦高中，次年升格為完全中學，故又易名「桃園縣立桃園中學」。43年改隸臺灣省政府而稱「省立桃園中學」。59年結束初中部，改為「省立桃園高級中學」。89年隸屬教育部，定名「國立桃園高級中學」。梁榮茂編纂，《新修桃園縣志教育志》（桃園：桃園市政府，2010），頁696-697。
 - 4 開南商工：即今開南大學。最早前身為大正6年（1917）3月3日創立的「東洋協會臺灣支部附屬私立臺灣商工學校」，歷經變遷，戰後民國35年（1946）與其附設的工業、商業學校合併為「私立開南商工職業學校」，分初、高級二部。實施九年國教後停辦初級部，61年3月更名「臺北市私立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」。後購得桃園蘆竹校地籌備升格，79年申請升格為「私立開南工學院」，後改為「開南管理學院」，95年再奉准升格為「開南大學」。臺北市開南高級中等學校網站，<https://tinyurl.com/bdhf4xck>，2022/9/4。

去念開南商工。私立學校很貴，但我硬著頭皮去念土木科，反正3年出來就能有工作。民國45年（1956）畢業後，學校本來要推薦我到政工幹部學校，我想要趕快賺錢，就放棄推薦，到我老師介紹的建築師事務所工作，待了2年。

民國47年（1958）省水利局招考輪灌臨時技術員，當時我已經訂婚，幸運考上，就離開了建築事務所。那幾年的農業環境是，農民自己的田自己灌溉，水不給別人用，民國40年代還發生全國的大旱災，發生很多缺水的情形。農復會有一位金城博士，⁵還有周禮，⁶檢討臺灣過去的灌溉制度，認為不是田裡水一直滿滿的就是最好，要讓它曬一下再來灌溉，產量才會增加。這個構想需要實驗，我畢業那時候，農復會正好在桃園埔仔附近設了實驗田，研究田怎麼輪灌、灌幾天停幾天會比較好。當時桃園這邊的主持人是水利局的工程師陳買，實驗的成果交給農復會；桃園有水田的實驗區，東部還有旱田的實驗區做旱地灌溉實驗。這兩個實驗研究了2年，但好像很少人知道。其實全省推動輪流灌溉的制度，就是根據這些實驗。

當時水利會是水利局管的，水利局招考技術員，考上的人派到水利會。那時的設想是每500公頃可以有一個技術員，薪水比照職員。我們桃園的田有2萬多公頃，有差不多一半要做輪灌，所以有20個名額。水利會原本很高興，因為當時靠親朋好友關係很容易進去水利會，但水利局說要考試，而且成績要到一個標準才會錄取，還訂了獎勵辦法，例如有1,000公頃的輪灌做好，20個臨時技術員中就可以有2個人升成正式的技術員或工程員。考試在7月，那時

5 金城：應為臺灣大學農業工程學系教授。繼農復會周禮提倡輪灌後，民國39年（1950）起，金城也在臺大進行連續8年的水稻灌溉需水量實驗。金城與周禮的研究成果經農林廳、水利局採納而推行全臺。顧雅文編纂，《水利人的足跡：水利人物傳》（臺北：經濟部水利署，2017），頁145-150。

6 周禮：農復會「四仙」之一，推動臺灣輪灌制度第一人。他察覺中國大陸與臺灣農民的灌溉法有很大不同，大陸因水量不足而常見輪灌法，臺灣則在灌溉期日夜不停地灌溉；另發現日人早在臺灣各地實施輪灌試驗。他認為輪灌代替續灌法是增糧的最佳措施，因而展開研究。隨後金城也加入研究之列。顧雅文編纂，《水利人的足跡：水利人物傳》，頁121-127。

是畢業的季節，有很多學歷不錯的臺大或臺北工專（今國立臺北科技大學）畢業生都有考上，大多是本省人。第一次錄取了13人，第二次才又補到20個。我就這樣在沒有任何背景的情況下進了水利會。我們10月進去報到，因為有中南部上來的，大家都住在桃園信用合作社對面的寶島旅社，⁷ 白天要參加受訓，在合作社樓上大禮堂上課，中午還可以吃附近的秋月日本料理餐盒便當，那是桃園大廟景福宮廣場上最有名的日本料理。

不過，那時候的水利會有很多不公平的現象。例如，招考時的條件是薪水和津貼都比照正式員工，但我進來後卻發現不是這樣，像是房屋津貼，我40元，別人卻有250元，我們薪水才七百多元，這個差距是很大的。另外，考進來的臨時技術員，有的人做不到幾個月就另外考上高普考，到其他單位去了，水利會馬上叫自己的雇員補進來，叫自己人來補。到民國51年（1962）左右，臨時技術員剩下17個，只有3個人是最初考試進來的。因為我的個性，看到不公平都會寫簽呈去講，人事對我印象都很不好。可能也是因為這樣，一般桃園水利會的助理工程師都是3年就調升，我是唯一一當就當了19年的。我做很多事，有的後來接受表揚的也不是我。這些不服氣放在我心裡50幾年，現在終於可以堂堂正正講出來。

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是，有次水利會有一個升等成正式職員的機會，要升5個人，用考試來決定，考試題目是由水利局出的。名義上是考試，但考試可以操作。考完之後，不知道是誰，把所有人的考試卷包起來，偷偷放在我辦公桌下，我才知道原來我考了第一名，但我沒有升等，也不只我，還有別人考得好但被拉下來。那個把考卷放在我桌子的人，可能以為我會拿這個作為證據去

7 桃園信用合作社：前身為大正6年（1917）由桃園士紳創立的桃園信用組合。民國36年（1947）改組為「新竹桃園鎮信用合作社」，60年桃園縣升格為縣轄市後，改為「有限責任桃園市信用合作社」，89年再登記為「保證責任桃園信用合作社」。位於今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火車站附近。賴澤涵總纂，李力庸編纂，《新修桃園縣志·經濟志》（桃園：桃園縣政府，2010），頁638-639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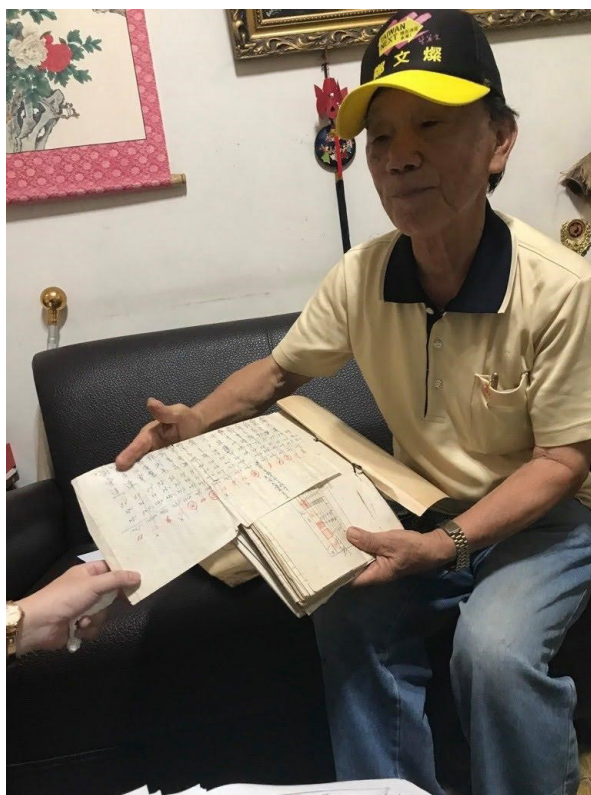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 陳文卿保存的民國51年（1962）水利會資料

資料來源：顧雅文拍攝，2020/7/13。

檢舉。我如果把這件事告訴其他人，水利會就大亂了，其實當中有些人應該也知道。但我那時已經有社會的歷練，看得很清楚，我想很可能是派系的競爭，所以決定把這冊資料冰凍起來，當作不知道。因為我老婆也希望我在水利會，離家、離父母都比較近。我繼續待下來，努力工作，一待就是45年。而且我有4個孩子要養，一個普通家庭要供4個孩子念書是很困難的，所以我常把實驗的資料及委外描圖的工作接回來，在家加班，晚上做到1點多，清晨才又從南崁騎腳踏車來桃園上班。民國58年（1969）新福圳隧道完工以後，我才搬到現在桃園市的家。這裡原來是陂塘，水利會在不影響整體蓄水量的前提下，挖土填地賣給員工興建住宅，是兩全其美的良策。

輪灌做了沒幾年，政府又來個農地重劃，等於把輪灌做好的東西又推掉。重劃的概念是爲了要讓機械大面積耕種，所以土地一邊有給水路，一邊有農路，農路旁就是排水路。重劃的時候，把輪灌做好的水利設施、構造物 and 依原地形完成的彎彎水溝（圳溝）的內面工都挖掉了，蠻可惜的。以前辦完輪灌的地方，水溝裡會貼「預製片」，大概6公分厚、60至70公分長的水泥版，一塊一塊，水溝做好就貼在上面，隔成一格一格，再倒混凝土下去打底，這樣水才不會滲透下去浪費掉。現在做的水溝內面工都用板模，模型做好再灌水泥進去，會多一項板模的錢。貼預製片比較便宜，但缺點是接縫的地方，如果偷工減料或工夫不好就會滲漏。重劃時這些做好的水溝又全部推掉了。我沒有去查，印象中可能快到民國60年，政府就將輪灌的理念融入農地重劃的設計中，換言之，就是把輪灌和重劃兩種農政改革的優點兼顧地執行，新福圳灌區的規劃就是一個典範。

就我個人來說，我民國54年（1965）升監工員，57年升工程員，到了民國61年升助理工程師，一直做到民國80年，⁸ 92年工程師屆齡退休，也當了45年的水利人。去年（2019）新福圳隧道開通50週年，等於我家也50週年。我從很窮的地方來到這裡，有自己的房子，有兒有孫，孫子也剛好從清華大學碩士畢業，如果我母親在，也一百歲了，我就辦了一個盛大的活動，請了一、二十桌的親朋好友來吃飯，感恩所有幫助我引導我走向光明之路的人。以前水利會跟著我一起工作的人，現在都是一級主管了，我帶他們的時候很兇會罵人，有點日本精神，但是罵完後我會分析給他們聽，現在他們也都有成就了。這幾年還有不少學者來訪問我，或找我演講。所以我覺得人不需要埋怨東埋怨西，老天都是有眼的。

8 民國80年升副工程師，88年升任工程師。李力庸訪談，李力庸、劉建新整稿，〈陳文卿先生訪談錄〉，《桃園文獻》創刊號（2016.3，桃園），頁133。

（二）新福圳的回憶

民國56年（1967）新福圳第一期工程發包，我被派去做新福圳的測量。在新福圳做好之前，三層有很多小池塘，像三層廟前面有一個公館陂，⁹年輕人都不知道，以前就是林本源在這邊開發、收租，¹⁰才會叫做公館。後來做新福圳和重劃，這個陂就被推掉了。測量期間，我曾經帶實習生住在廟前一家枝仔冰店和雜貨店的樓上，從三層過去工地測量。後來也曾經租現在頭寮大陂附近林本廉先生的房子，¹¹工務、吃住都在那裡。

新福圳原來是日本人的構想，¹²在新福圳最早的設計規劃階段，當時當議員的林熺達委託縣政府技士歐世傳幫他們測量，¹³歐士傳是縣府水利課課長，是我開南同學歐世珍的哥哥。那時候整個山都是樹，很難測量。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實地去測，也可能是用日本人留下的地形圖去規劃，要從哪裡拿水，就在圖上畫線作業，所以有的會不太準確。初期的方案是從慈湖引水，後來發現頭寮陂這邊比較高，引過來的水可以灌溉比較多，慈湖那邊則是有個落差，水進來後掉下去，以後要用還要抽上來，不符合經濟效益，所以就改了方案，

9 三層廟，即福安宮。

10 板橋林家之商號。

11 林本廉：梅鶴林家四房第五代。

12 新福圳：昭和16年（1941）大溪水利組合計畫在八結（今百吉）湊子溝建設大型貯水池，此即新福圳前身。戰後新竹縣政府一度發包施工，但因開鑿困難及物價波動而中止。因美華、三層一帶旱災頻仍，加上慈湖興建賓館等種種原因，地方需水孔急，故於民國53年（1964）6月成立「新福圳促進委員會」，出身於梅鶴林家的27歲縣議員林熺達是主要的推動者。成立後的1年間，該會籌集測設費，並動員縣府派技師前來支援。原本新福圳規劃自三民村水流東溪引水經慈湖至福安，於福安洞口新建中慈湖陂塘蓄水，即所謂「中慈湖方案」，民國54年5月，將「中慈湖方案」變更為「頭寮陂方案」，引發軒然大波。顧雅文、李宗信、王麗蕉，《泛大溪區文化地景連結再生計畫特展——109年度梅鶴山莊林家家族發展主題調研（含檔案數典）》期末報告書修正版》（桃園：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，2022），頁30-32。

13 林熺達：梅鶴林家六房第六代。臺北師範學校畢業後從事教職，再轉往政壇發展，民國53年（1964）當選桃園縣議會第六屆縣議員，為推動新福圳及地方水利投注大量心力，連任9年。後任大溪鎮農會總幹事、縣工業會總幹事等職務，民國79年當選大溪鎮第十一屆及十二屆鎮長，8年任內，十分重視大溪建設工程推展、文化資產與自然生態保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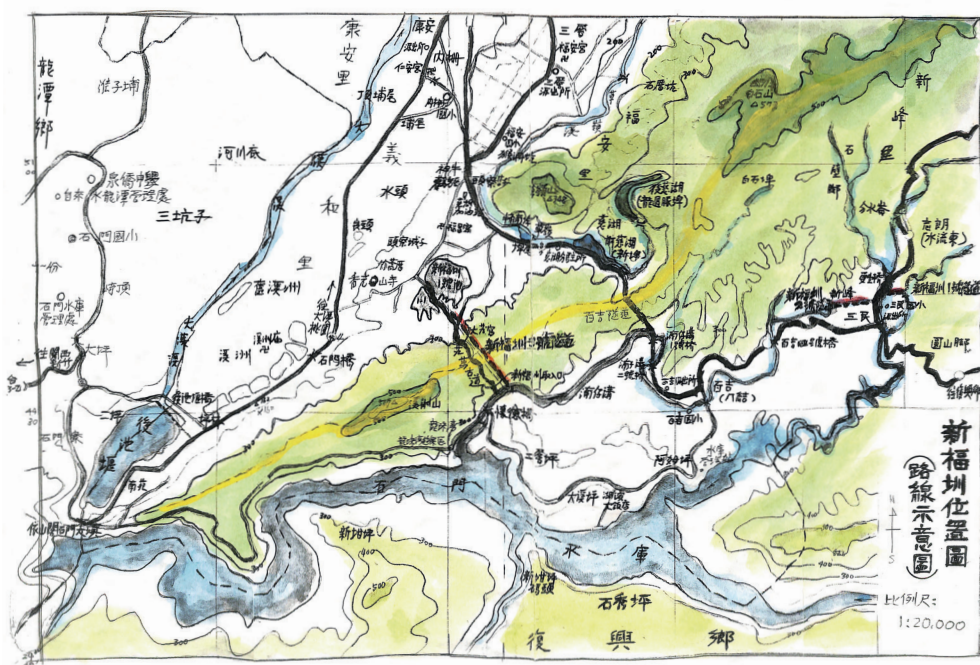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新福州隧道及蓄水池

資料來源：陳文卿繪製、提供。

把水引到頭寮。我並沒有參與設計規劃，我想這和水利局的胡文章應該有點關係，胡文章有受農復會培養去美國讀書，我畫的圖都是他審的，那時他也有來勘查。

民國56年（1967）的第一期工程要做導水隧道，又是很急的工程。這時候不是縣政府做，是由水利會發包，給農墾處來承建。¹⁴ 農墾處其實不用競

14 農墾處：即「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榮民農墾處」。其前身為民國47年（1958）7月30日成立的「個別農墾輔導小組」，主要業務在輔導退除役官兵從事農業墾殖工作。51年（1962）9月1日起改稱「臺灣榮民農墾處」。52年4月1日組織規程奉行政院核定刪除「臺灣」兩字，改「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榮民農墾處」。61年6月1日改制為「榮民農業機械服務處」並將農墾處部分未完工程移交榮民工程事業管理處接收續為執行。69年7月15日改為「農業開發處」。75年2月8日業務改革決議不再接辦新工程，並訂定逐漸結束處理方案，自78年起結束業務編制保留，至81年2月1日奉行政院核定裁撤廢止。沈素美等，《輔導會真情故事——農林機構篇》（臺北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，2014），頁340。

標，是用議價的，可以直接拿工程。發包以後，水利會要去監工，監工要先有測量結果，才知道從哪裡開隧道。特別是三號隧道，是從兩頭同時往中間打進去，如果沒捉準會打不通，所以施工前一定要仔細測量。

當時派我去的是水利會的工務組長林文杞。我還只是個工程員，一般來說，重大工程現場要由工程師掛名負責的，組長指名了呂進富，還有我同學的爸爸徐丕賜兩名工程師，但他還是不放心。他也知道如果用縣府規劃的圖直接施工，隧道打下去或許會有問題，但縣府交給水利會了，如果隧道沒有接好，是面子問題。林組長可能認為我做事比較仔細，就派我去。我的上級是設計股長陳文雄，他是工程督導，要巡工程是否照設計的做。林文杞大我12歲，跟我一樣屬虎。我們水利會有七隻老虎，都是27年次，同期的。那時七虎籃球隊很受歡迎，¹⁵ 我們就自己叫七虎，照出生月分排輩分。我是正月初九天公生那天出生，排老大；老二叫黃展春，後來去當建築師；老三是陳友吉，後來當到主任工程師；老四是田慶輝，他從母姓，父親是縣議會議長蔡達三，也是後來的桃園水利會會長；¹⁶ 老五是後來當成功工商校長的郭再添；¹⁷ 老六范姜介罡，後來離開水利會去花蓮；老么林武男，現在也是工程師了。如果再加上林文杞，剛好坐滿八仙桌。大家都很打拼，感情很好。退休後還都有一直聚會，直到3年前才沒有。現在七虎只剩下五個了。

隧道施工前，我們都沒有經驗，是有先去「實習」的。那時候後龍水庫，就是現在的明德水庫，也在做隧道，水利會派了一群人去實習一個禮拜。其實他們也沒有教我們，我們就是在施工現場看而已，例如隧道施工要有豎井當通

15 七虎籃球隊：戰後初期隨國民黨政府來臺的軍中球隊，以聯勤部隊為主力，掀起戰後臺灣籃球之發展熱潮。王信良編著，《穿越時光隧道——籃球運動在臺灣》（臺北：璞模有限公司，2011），頁34。

16 蔡達三：民國52至55年（1963-1966）擔任桃園水利會會長。黃金春主修，林煒舒、陳錦昌、李曉菁撰稿，《臺灣桃園農田水利會百年誌》（桃園：臺灣桃園農田水利會，2019），頁127。

17 郭再添：民國87年8月至92年7月間（1998-2003）擔任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校長。賴澤涵總編纂，《新修桃園縣志・教育志》（桃園：桃園縣政府，2010），頁756。

風口，橫坑當避難空間，我們都不知道，安全措施都沒有做，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大膽。實習回來以後，真正有參與新福州工作的只有3人。新福州的工作是在隧道中，是很辛苦的。那些比較上級的，去一次回來後就不想再去了。因為要用炸藥炸隧道，炸開了再人工進去挖，很危險。大家不想去，也有人是用了關係不用去，最後就是我去。

林文杞派我去，剛剛說我上面還有掛名兩個工程師，但實際上是我主辦。還有一個助手鄧先生，好像是會長的親友，原本他應該幫我拿儀器，但他個子很高，隧道裡空間小，我怕他被儀器撞到沒有跟我說，會影響測量結果，所以乾脆都自己來。我們在大陂旁邊租了梅鶴林家族人的房子，房東很喜歡打麻將，很多時候是其他人陪他打，我和另一位叫楊群芳的在工作。

我跟他們說，縣府給我的測量資料不行，要重新實地測量。現在有一條大芎芎古道，以前是舊路，現在修建起來了，是當年林熺達鎮長做的，那條舊路就是我測量的路。當時我的概念是，依照三角函數正弦、餘弦的道理，推測三角形有兩個角一個邊，就可以算出第二邊、第三邊。日本的圖有經緯度，可以算出角度，我先假設是真的，拉出一條線，把這條線上的樹都砍掉，用經緯儀測量，再用三角網校對，有了第二邊，最後算出的就是第三邊。這個方法後來成功了，糾正了縣府規劃的施工線，他們本來規劃的隧道是1公里多，我實際量起來，900多公尺就可以，節省了100多公尺。所以大家笑我是「小博士」。資料我留了40幾年，在中原大學的邱金火教授要做《大溪新福州文獻整理暨水利效益評估》的計畫時全部都提供給他。¹⁸ 有參與新福州的人的名單我也都提供給他，後來有人還怪我怎麼沒把他放上去，我真的是在現場有接觸的人都提供了。

18 財團法人大溪鎮大嵙崁文教基金會執行，《大溪新福州文獻整理暨水利效益評估——資源再利用研究發展計畫報告》（桃園：大嵙崁文化促進委員會，2003）。



圖3 大芄莚古道入口

資料來源：顧雅文拍攝，2020/7/13。

第一期工程要做三個隧道，是同時做的。1號、2號比較簡單，日本時代就有做1號、2號隧道的構想。1號隧道是明挖回填，把土挖開後，用水泥管埋進去再回填。我聽說那邊的原住民在地表臨時插了一些水蜜桃，就可以申請地上物賠償。2號是一邊挖時一邊就用楠木、杉木做支保工，¹⁹ 每1.5公尺就裝一個支架，因為這邊地質是頁岩，很容易掉，所以水泥管一個接一個進去後，就趕快將隧道封起來。3號隧道最難，爲了要趕工，同時從兩邊開挖。而且隧道本來規劃是要用磚砌，日本時代桃園大圳就是這樣設計，但

19 支保工：即在挖掘隧道時放置的臨時結構，用以防止岩盤崩落。

那個要很厲害的師傅才能做好拱型，找不到技術那麼好的師傅了，所以施工時都要修正。一般監工是半個月進去隧道一次，我是三天就進去校測一次，就怕有出錯，高低沒有做好，上下左右沒對好，就會接不通。上下能否接好跟高程有關，²⁰ 我就設計隧道的坡降比 1/300，每 30 公尺高度差 10 公分，我們用的捲尺剛好 30 公尺，等於從上游隧道入口往下游做下去的，每量一次就升 10 公分，從下游做上去的，每量一次降 10 公分；左右的話，就是經緯儀要控制好，我還用三角網去檢測，有偏差就要趕快修正，那時候壓力很大。後來水利聯合會出一本隧道工程史的書，新福圳的部分就是我寫的。²¹

第一期工程做了 2 年，終於完成，已經有把握把水引過來了，之後才有水利會同時興辦第二期第三期工程，原計畫二期工程建蓄水池，三期工程做輪灌工程。水利會做農地重劃時涵蓋了輪灌，²² 當時工程是水利會做，土地分配由縣府辦理。

第二期的蓄水池就是頭寮大陂工程，由黃展春主辦，劉邦文當助手。大圳有兩個池。有人曾經問過，池塘一個就好，為什麼要做兩個。原因就是因為位置一個比較高，一個比較低。高的可以灌溉比較高的地，但這部分很少。如果兩個池塘做成一個，為了灌溉高處堤防要做高，堤防越高越危險，而且又花錢。以前做堤防很辛苦，要用畚箕擔土，新福圳的池塘施工時已經比較進步，用推土機推填，分層壓實，也做土壤密度測試，所以很安全。同一時間我們也在做重劃，剛去的時候當地農民反對我們去，我們只好住在福安宮。抗議很激烈，主要是因為重劃好的農路歸鄉公所，水路歸水利會所有，農民的農地會減

20 高程：指該點相對於基準面的高度。

21 廖本炎總編輯，陳文卿、邱創業等撰稿，《農田水利會隧道工程發達誌》（臺北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，2003），頁 14-28。

22 新福圳至民國 58 年（1969）5 月通水後，提前舉行「新福圳灌區農地綜合改良工程座談會」，決定將第二期及第三期合併在 59 年度辦理農地重劃時一併進行。

少。尤其有些有權勢的人，侵占公有地，重劃時因為土地重測，都要被清出來，所以也反對得厲害。但其實重劃可以減少紛爭，因為以前很多是越坵灌溉，流過我的田的水再流到比較低的田，但我的田如果施肥了，肥水不落外人田，我不想給別人，就容易有紛爭，而農地重劃後一個土地一個給水路、排水路，才能解決問題。農路也是，以前有農民罵我，還差點潑我屎，我跟他們說要想遠一點。他現在果然很感謝我，說他兒子開工廠，如果沒有重劃，車子就開不進去了，所以看到我都會提到這件事。

他們都說我測量很厲害，其實不是我厲害，是因為日本人做的地形圖非常準，我把這些圖一張一張貼在地板，看等高線，就可以知道地勢。哪裡地勢最低，大排水溝就放那裡。剛剛說水利會七虎，我們一起做重劃，很團結也很努力，曾經做到凌晨1點鐘，因為以前沒有電腦，材料計算好後還要切鋼板才能印出，為了重劃要趕時間，我們都很拼。

新福圳完工前，有些水原本是流到石門水庫，通水以後，被攔起來引到頭寮大陂，所以石門水庫管理局要我們控制取水，不能拿太多。當初他們要水利會管理員天天去記錄取多少水，但天天去很麻煩，我們的灌溉股長每半個月給石管局一次紀錄，其實他們也不相信紀錄的數字。那時候我已經做好新福圳離開，我就問前輩，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自動偵測。我聽了前輩說有儀器可以一邊動一邊畫，就建議他們，量水槽水面也會動，那可以做一個自動的儀器，把取水量畫出來，像心電圖那樣記錄，管理員只要每週去一次放紙和檢查就好



圖4 3號隧道入口旁的量水槽及置放量水儀的小屋

資料來源：顧雅文拍攝，2020/7/13。

了。這個儀器後來有做，放在3號隧道進水口附近一個小房子裡，但是有沒有真的用我也不確定。我當大溪工作站站長的時候，房子都鎖著沒有開，最近我打算找站長幫我開，看看量表是不是還好好的。

（三）問心無愧的工作

民國64年（1975）我曾經被經濟部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借調派到非洲的賴比瑞亞工作，也曾經被派到印尼，加入農技團，都是我覺得很光榮的工作。例如我去印尼泗水教當地人做池塘，在雨季時儲水，乾季時才能用，他們都有聽進去。

我對故鄉蘆竹還有一點貢獻，就是引進桃園縣第一個橡皮壩。這個壩設在外社溪，本來是固定堰，有壩攔水，南坎圳才能灌溉到山腳。結果因為上游開發使河川環境變了，每次豪雨，外社溪的水量大增，壩又提高水位，就容易沖毀堤岸淹沒沿岸，甚至沖毀堤壩。民國80年左右，壩被沖毀了，水利會想要修復，但是沿岸農民激烈反對。後來我就想到，可以做一個橡皮壩，平時充電膨脹起來提高水位，下游山腳才能灌溉；大水來的話，設定超過60公分就自動倒下，就可以洩水。這個構想是從日本來的，臺灣第一個橡皮壩做在瑠公圳碧潭那邊。但橡皮壩成本很高，要2,000萬，光是電氣系統就要800多萬，在那時候是相當貴的。我提議的時候很多人不瞭解，也有人反對，說是會有小流氓故意去插壞橡皮壩體，碧潭就發生過這種事。我說農民不可能這樣做，堅持做了，從水利局爭取災害復建經費，現在南坎才有這樣的發展，山腳下的農田才能灌溉。

民國83年（1994）時，我當過大溪水利工作站的站長，也有一些改革。當時會長李總集很頭痛，因為好幾個有關係的人被推薦來當站長，最後選了沒有派系的我，順便來解決一些問題。大溪以前採砂石很厲害，站長去都說這些人是在「清水溝」，好像是開通行證給他們挖採一樣，我一去就說，我不是

來給你們「歪哥」的。我那時候騎機車去，砂石業者說：「你就是站長喔」，往我那臺機車踢下去，我當成不知道，跟他們點頭說：「是不是擋到你們的路啊，對不起」，就牽到一邊。我曾跟一些地方代表說起，他們勸我不要那麼認真，但我不管，只是每天黑板上我都會寫好今天去哪裡，以免哪一天被人家推下水圳溪谷都沒有人知道。我每天都會去兩個地方巡量水槽水深幾公分，自己去看。小組長來跟我說哪裡沒水，我馬上知道他是不是說真的。我也建立起中午在辦公室吃便當的文化，希望職工們吃便當，不要常常被招待請客，每個月月初，大家把1,000元交給一位同事，請他每天幫我們叫便當來吃，到了月底，不管是不是有餘額，我就請屬下吃飯。有人還跟我抗議，說之前他們常在外面吃，現在一個月只能吃一次，我說在外頭都是包商或小組長請，這樣不好。不要被招待請客，做事才能公道。如果哪裡通報真的壞掉，我就親自去看有沒有，才不會浪費了公家一個月5萬多元的預算。我當站長當了1年，後來小組長都很服我。我的下屬也是一樣，我跟他們說，身為站長我多辦公1小時，6點才會走，有什麼委屈都來跟我說。剛開始我還會看到他們晚上在工作站樓上賭博，還會有酒家打電話來討錢，爲了砂石也會有私下勾結，但我還是做我認爲對的事。家裡的人其實很擔心我的安全，但我不能問心有愧，仍然要做不違背社會公義的事。能守住善良的原則、有毅力避開誘惑，我感到很欣慰。

大溪這個古城，對我有深刻的影響，我很懷念。年輕時來這裡，參與建新福州引水隧道這個艱難的工程；中年時到這裡當工作站長，推動改革，讓不良劣習漸漸消失；老年退休了，我還常常到這裡導覽解說新福州的開發歷史，以及受訪。能毫無拘束地回憶暢談真實的歷史往事，真的是精神爽快、心情痛快！

二、陳義春先生訪談紀錄

訪問時間：2020年7月12日 10:00-11:00

訪問地點：陳宅

列 席：林寶猜

使用語言：中文、臺語

訪 問：顧雅文、李宗信

逐 字 稿：黃脩閔、李妍慧

整 稿：顧雅文



（一）從雜貨鋪到里民服務處

我是民國40年次（1951），出生在這，國小、國中也在這裡讀，高中的時候去臺北，讀不到1年就離開，在臺北當學徒，後來去當兵，當兵回來又去臺北住不到2年，就回來了。回家那一年我24歲，到家的時候，剛好是蔣介石過世，要移靈來的前一天傍晚。回故鄉的原因是，以前這間房子給我一個叔叔做生意，是整個庄頭唯一的商店，後來店仔關了，大家一直抱怨，我爸爸就叫我回來開雜貨店，大概做到民國80幾年。但我27歲選上福安里里長，後來大都是我太太顧店，我在外面忙。

27歲當里長，在全省來講算是很年輕的，以前里長都是比較年長。我那時候傻傻的，人家叫我出來選我就出來了。里長當了四屆16年，到43歲。民國82年（1993）我去大溪農會接理事長，也做了兩任8年，後來我又出來選一次，前前後後在農會共待了20年。在農會的時候，我也兼了我們里兩個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。我們這個里比較特殊，一般是兩、三個里一個活動中心、一個社區發展協會，因為要取得土地不一定容易，地方還要出配合款，我們一個福安里卻有頭寮跟三層兩個社區發展協會，蓋了兩個活動中心。頭寮的在福

安國小旁邊的一塊地，是林本源家族的，比較簡單，沒有爭議就蓋了；另一個三層的在福安宮，旁邊有一塊地，剛好我們能夠取得土地，也募到三分之一的配合款，所以又蓋了一個。現在一個里有兩個發展協會的只有我們這裡。後來法令規定一個人不能兼任兩個社區理事長，我才換下來。

（二）陂塘與陂涵

我小時候住在現在大溪花海那邊的山上。以前都跳下牛角湳陂玩，就是銅像公園附近那口陂，以前這個陂比較淺，重劃過後才變深。因為回家都要經過陂岸，下來大概 100 公尺左右，就會下到陂塘，那時候水很乾淨。我也去過前慈湖，但比較少，因為民國 50 幾年就開始管制了。小孩子很皮會去偷玩，我們認識一些在那邊管理的人，只要沒有安全問題他們就讓我們去玩，去捉魚，那口陂魚很多，有時會把陂水放掉。

這些陂塘的陂涵都在西邊靠近路的旁邊，²³ 因為水從上面下來。我小時候看到的陂涵都不是竹子做的，那是最古老的方式了。那種竹管子上有很多洞，用栓子塞住，要水就拉一個起來，不需要就塞著。那已經是很早以前，大概重劃後就沒有再看過了，60 年代就幾乎沒在用了。我看過的陂涵就不一樣，上面有一根很像方向盤的，轉一轉，下面木頭做的水門就會一直上來，水門開了水就流出去，要鎖起來就降下去。陂涵一定要設計得好，不然放水時會有問題。我家這邊就有一個例子，這都沒人知道。以前後慈湖、牛角湳陂附近有一條水圳是從我家這邊流過，最近幾年拓寬馬路的時候被水利會廢掉了。為什麼要廢，是因為陂涵設計錯誤，池塘挖得太深，但水溝沒這麼深，所以水放不乾。唯一辦法就是池塘填高，水門重做，因為水溝整條沒辦法改。後來這條馬路要拓寬的時候，因為現在也沒在用水，就整條溝都不要了。

23 陂涵，客家人稱為「塘涵」。相關構造的考證，參見顧雅文等，《泛大溪區文化地景連結再生計畫特展——109 年度梅鶴山莊林家族發展主題調研（含檔案數典）期末報告書修正版》，頁 35-37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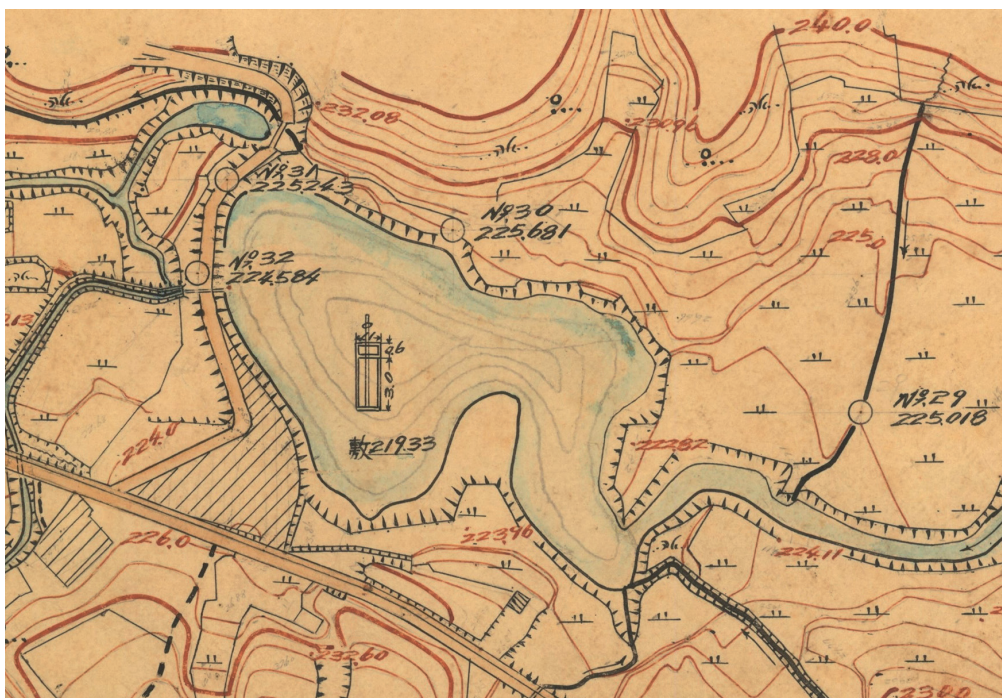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5 日治後期牛角浦埤的陂涵已改為新式水門

資料來源：大溪水利組合地形圖（1942）「大溪附近第7號」，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研究中心提供。

這邊40多年變化很大，小口陂塘都廢掉了。像以前三層廟門口本來有兩口陂塘，現在已經開一條路，兩邊都沒有陂塘、都變成農地了。

（三）新福圳——頭寮大陂的產權爭議

我民國64年（1975）回來，頭寮大陂已經完成了。當里長的時候，爲了頭寮大陂的產權問題，我曾經花很多精神去縣政府、水利會、公所翻檔案。爲什麼要查產權問題，是因為那時候發生關於養魚的爭議。頭寮大陂本來是以灌溉爲主的，但是水利會卻租給人養魚，變成養魚爲主。那時候老百姓不服氣，我們需要水的時候，他們怕魚會死都不放水，老百姓常常抗議，一天到晚有糾紛。他們養魚也不是用飼料，而是用內臟、過期的食品，一來就一卡車倒進去，整個池塘滿天臭味，大家受不了。民國68年9月間，那時候我當里長，有

去抗議，但沒辦法完全改善，整個庄頭都很臭。²⁴

其實頭寮大陂最開始是租給簡欣哲，²⁵ 他是我們桃園政治界的一個大老，但他承租又轉租，租的人跟桂冠合作，那些當飼料的廢棄物都是桂冠來的。水利會站在養魚那邊的立場，老百姓沒辦法，爲了抗爭，所以我就去查產權。一直查，查到當初重劃委員會的委員紀錄。臺灣省政府的公文說，產權歸屬問題由重劃委員去決定要登記給誰，重劃委員決議，大陂的產權要登記給大溪鎮公所，結果最後竟然還是登記給水利會。我有把資料印回來，現在應該也都還查得到，也有問過重劃委員，那時有10幾個，但他們每個都說不知道。那時候的勢力跟權力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大家都說不清楚。²⁶「三年官、兩年滿」，上一任的事情我們也不曉得。我跟以前的水利會長李總集很熟，所以我常開玩笑跟他說，水利會都吃農民的。他們說產權爲什麼登記給他們，他們自己也不知道。

24 此事件源起於向水利會承租池塘的養魚業者在陂邊設養豬場，卻將死豬棄置陂中引起惡臭，居民認爲水源受到污染因而抗議。後由鎮公所與警方出面飭令業者改善。污染爭議暫時解決，引發了後續頭寮大陂之產權問題。〈頭寮大池產權糾紛 李詩益表關切 盼省府速處理〉，《中國時報》，1979/10/11，地方版。

25 簡欣哲（1916-2010）：出身桃園大溪，民國42年（1953）當選第二屆、第三屆大溪鎮長，後任大溪鎮蓮座山建設委員會總幹事、連任桃園水利會第四、五屆會長、國大代表等。並於民國90年受封總統府二等景星勳章。淡出政壇後，民國92年任桃園欣桃天然氣公司副董事長，92年任中華民國公用瓦斯事業協會理事。重要政績如石門水庫土地徵收、圳道修建、改修等，爲地方政治大老。吳振漢總編纂，《大溪鎮志·文教篇、人物篇》（桃園：大溪鎮公所，2004），頁325-326。

26 頭寮大陂於民國59年（1970）完工後，事實上是由桃園水利會管理，但產權歸屬遲未有定論，亦未登記。省府曾請示經濟部，得到應比照水路歸屬水利會之解釋，但省府民政廳認爲依法應召開「農地重劃區協進會」決定。爲此，民國66年10月召開協進會，會中一致決議歸屬大溪鎮公所，然開會結果呈交縣府轉報省府，卻遲未有下文。因臭氣污染引起居民公憤，福安、美華兩里居民決定全力爭取頭寮大陂所有權，以維護自身權益。68年間，鎮民代表會議決籌組「頭寮一號大水池權屬促進委員會」，第一次委員會遂於同年10月召開。69年9月，省地政處研商結論，產權歸屬水利會，但應在土地登記簿上加註「該筆土地如有變更用途出售者，其價款作爲該重劃區政府所墊付之工程款，或作爲該重劃區修護工程費，不得移作他用」。顧雅文等，《泛大溪區文化地景連結再生計畫特展——109年度梅鶴山莊林家家族發展主題調研（含檔案數典）期末報告書修正版》，頁198。

（四）農地重劃問題

做頭寮大陂同時也做了農地重劃，差不多民國60年（1971）就完成。農地重劃是要徵得大家同意的，一般都是會同意，因為以前大家有田、有厝沒有路。假如我要參與重劃，我有一甲地，我要提供一定比例的土地拿來做大陂、做水溝、做公用道路，無償提供的。可以說那個大陂是我們老百姓的，結果給水利會拿去了。

新福州和農地重劃完成後也引起一些人不滿。促成重劃區的人是很有功勞啦，做了很多事，但可能沒辦法做那麼周到。像大陂的水放下來，在頭寮地區還有水，到美華地區水就流不過去。我覺得是沒有規劃好出的問題，第一，水溝都是土溝，沒有用水泥做，水就被吃掉了；第二，水溝沒有弄好，水源也不充足，水分不夠；第三是當初重劃整地的時候坡度沒有測量好，水溝要流一定要有坡度，我們這邊頭寮應該要弄高一點，但都是平平的、流到三層就流不過去，所以美華那邊田沒有水，都不能播田（pò-tshân，插秧）。

美華里的人抗議沒有用，也來陳情過，說既然重劃的土地沒辦法達到目標，一些土地給你拿去用之後，水又供應不足，那可不可以把我的地目變更回來，不要把我們納入重劃區，因為重劃區的農地有另外管制的方案，跟一般農業區不一樣。像我住的這邊是屬於風景區的農務用地，不管是100坪、50坪、30坪都可以分割，一般農地是0.25公頃才可以分割，重劃區又不一樣。很多農地的管制是外人想不到的，一般農業區、特定農業區或是山坡地保護區，有很多法令限制，而且這些法令隨時在改，老百姓常常跟不上。但是陳情也沒用，他們還是被劃在重劃區。

頭寮地區的人也有對重劃不滿的。當初規劃用意是好，馬路寬2公尺，兩邊水溝可能1公尺，到現在水溝兩面還沒用水泥灌起來，還是土溝。我當里長的時候，水溝雜草長得比人高，馬路好像躲在叢林裡。我要一直拜託朋友幫忙

割草，連將官都要帶兵來割。現在是有改善，做很多了，但也還沒全部做好。有的地方是「重劃有路，實際沒路」，地籍圖有路但沒開出來，人走得過，車沒辦法過。像林厝底到竹篙厝的路，最後是我去開出來的。當時林熺達當鎮長，我跟他協商，說你自己家門口的路還不處理，後來才打通。爲了通路，還要先叫水利會做那條大圳溝。反正不滿就是因爲，地籍圖上水溝、馬路畫出來，不見得會真的做。

現在講這些，差不多都要80幾歲以上才知道這些事情，我是因爲早期跟那些老人家在接觸，多多少少才知道整個重劃的問題。

（五）爭水糾紛

美華地區的人不滿新福圳水流不過去。但有時是因爲水利會的管理，像美華里是用下圳的水，福安里是用頂圳的。下圳跟頂圳有交叉，那裡有三個水門，打開就可以讓頂圳的水流到下圳，但水門是頂圳管的，有時候他不來開，沒有用心巡水，下游也沒辦法有水。

美華沒水，頭寮也不見得有足夠的水。結果就造成一些水糾紛。比如一塊地，這邊我的、那邊他的，水溝上用水汴分水，板子擋在我這邊，水就流到他那邊，擋在他那邊水就進到我的田。照理說他應該要跟我分配時間，今天幾點到幾點是我用，幾點到幾點是他用，問題是他吃飽閒閒，一天騎摩托車去巡5次，把板子都擋在我這邊，而我沒有空去把板子拿掉換邊，就變成整天他在用。水汴現在也還在用，以前是木頭做的，現在用水泥灌的，把木頭放裡面，外面灌水泥。這種糾紛現在是比較少了，但還是有，比較閒的人就用雜草塞住別人的水。

以前常常爲了水吵架，連兩個兄弟都會打架。還有的是越坵灌溉，尤其我們這邊不像南部是全部平坦的，地勢類似梯田那樣，高低不一樣。閩南話有一句「頂流下接」，指的是田這邊高、那邊低，上面的水流下來下面要接。沒有

水的時候兩邊都要水，但是下雨的時候水很多，上面怕淹水，趕快把田埂挖一挖讓水流到下面，結果換下面的田淹水，就吵架了。常常就是下面不要水的時候上面要給，下面要水的時候上面不給，所以有糾紛。這種情形在重劃之後還是有，其實也沒有全部的地都有重劃，像草嶺溪往東都沒有重劃，往西有一部分比較不平坦的也都沒有重劃。

有的人水溝明明從田前面經過，卻沒有水權不能用，偷水的人也不少。比如另一條底下的水溝也要水，就打一個洞偷水。有這些糾紛，水利會小組長或里長就要去排解。不過要說閩客爭水問題，這邊應該沒有，福安里的客家人我看大概不到35個。據我所知，我當里長的時候，整個庄頭客家人就只有這些人。美華也少，大溪客家人最多應該就南興吧。

照理說以前有水丁，水丁要負責去巡水。水丁是在地人在講的，現在水利會是講小組長和班長。小組長是農民選出來的，4年選一次，以前說選，有時候也是講講，誰跟水利會熟就可以，現在小組長有的有選，有的也沒有競爭。班長就不是選的，是小組長找的；有的喜歡當，覺得不公平就抗議說我也要做。班長有工作範圍，不過後來就亂掉，有的田不在這也當班長，又不做事情，現在休耕很多，班長沒工作可做。我弟弟陳義發就當班長，²⁷ 但那裡有的田也沒播，我是沒有統計，但我保證有播田的應該不會超過五成。

（六）井水、泉水與自來水

我住的地方大概民國80年（1991）前後才有自來水。以前都吃泉水。住我們這邊靠近山邊的，有的到現在還是沒有自來水，都是靠泉水。我們也有想過開井，但這個地方井水挖了之後不能吃，現在抽起來是清的，擺著明天就濁了。之前我們有開兩口，沒有很深，差不多6到8米深，水很多，但不能吃，

27 其訪談紀錄見〈大溪三層地區的陂塘水文化訪問紀錄（上）〉，《歷史臺灣》23期（2022.5，臺南），頁146-150。

這邊挖的不行，就在底下過馬路再挖一個，但也不行，其實對面社區的井水也都不能用。後來就去慈湖銅像公園那邊取泉水，²⁸先做一個池子囤水，再用水管梘回來。那邊地勢比較高、這邊比較低。所以我現在吃兩種水，一種自來水，一種是那邊引過來的泉水。現在還是很多人吃那邊的水，有的就不想裝自來水，因為水量多到可以不用裝。

（七）龍過脈碑

龍過脈的石碑，²⁹我以前看過，因為有一次去運動，它剛好倒在路上，我想叫人去把它立起來，但沒有水泥沒辦法立起來，就先叫貨車把它搬到龍溪花



圖6 原「龍過脈碑」原立碑處

資料來源：顧雅文拍攝，2020/5/1。

28 即慈湖紀念雕塑公園。

29 「嚴禁破壞龍脈碑」立於明治44年(1911)6月，額刻「龍過脈碑」4字。源於此處被地方人士視為龍脈，光緒時便曾立碑禁止開墾。該年林本源個人又欲在此開圳，地方紳耆與林家相議磋商，依復舊慣令個人填平，並立碑示禁。一碑放在福仁宮，至今仍存，另一碑立於欲引水的葫蘆坑，即為受訪者提及之石碑。頭寮社區幾位耆老簡敏福、古添丁、林煒應、林和順、林煒達均稱曾見過石碑。當地文史工作室左青龍街角館曾以文獻及踏查確認位置，並以GPS定位其座標為24.831497,121.2781950。顧雅文等，《泛大溪區文化地景連結再生計畫特展——109年度梅鶴山莊林家族發展主題調研（含檔案數典）期末報告書修正版》，頁165-166、207-208。

園的倉庫，³⁰ 後來也不知道去哪了。但我還記得它放的位置，印象很深刻，上面也有寫「龍過脈」。

（八）慈湖的故事

慈湖的故事，很多官方資料可能都沒有記錄。有一次，後備指揮部一個專門在管理忠烈祠、慈湖及國軍公墓的處長來找我聊天，我跟他們說慈湖有一對天鵝，白天鵝配黑天鵝，他們沒人知道。跟他們說慈湖曾經垮掉，也沒人知道。

差不多是在民國69年（1980）的時候，幾月忘記了，應該是夏天但沒到很熱，慈湖曾經發生一次潰堤。³¹ 那時候會潰堤不是因為颱風，聽說是因為魚一直在土堤鑽孔、水一直沖，堤防就整個崩掉了。崩了以後，整路都是魚，水淹到我家門口。那時候很嚴重，但因為戒嚴，封鎖了消息。

我記得當天晚上我從桃園開會回來，路上我太太打電話來，問我怎麼還沒回家。她以為石門水庫崩掉了，水跑我們這邊來。我說石門水庫跟我們哪有關係，慈湖也不可能潰堤吧。趕快打電話給處長，電話竟然不通，又打給指揮中心，奇怪也不通。打電話到慈湖派出所問所長，才知道慈湖出事了。我回來時，沿路都是消防車，潰堤又斷電，沒人知道是怎樣。當時很緊張，還以為有人來破壞。

30 龍溪花園，位於桃園大溪區的遊樂園，今已停止營業。占地12公頃，緊鄰慈湖，四周群山環繞，依園區地形與自然景觀，設有飛瀑景觀區、農村景致區、陽光草坪廣場、龍門樂園、觀景步道、蜜蜂生態養殖區、體能活動場等。「龍溪花園」，<https://www.travelking.com.tw/tourguide/scenery376.html>，2020/10/19。

31 此事在當時各大報紙中查無相關報導，應是封鎖了消息。但作家季季回憶1982年訪問楊遠時，提及當時住在大溪資生花園的楊遠告訴他曾經歷一場「慈湖浩劫」，即1980年10月5日慈湖潰堤，資生花園首當其衝，肥土及花木都被沖走，卻未得到合理賠償。楊遠夫婦為此曾不斷向總統府、縣政府、水利局、國防部等單位陳情。季季，〈楊遠的資生花園〉，《中國時報》，2004/7/8，副刊。

潰堤的地方就在現在要進去慈湖的那座橋，橋頭整座潰堤，今天的橋是後來重新做的。大門進去右邊有衛兵，從衛兵那邊開始，整個堤都垮掉。發生時大概是晚上9點多一點吧，憲兵晚點名之後，已經三更半夜，沒人知道是怎麼了，就知道北部將官一堆都來了，大家都很緊張。後來才知道是自然壞掉，不是被刻意破壞。

第二天，馬上有工兵來，有大卡車運石頭來填，整條馬路都是軍用車。但載了3天又喊停，說不要用軍用車了。發包叫榮工處來做，³² 修了很久，橋也要重新做，應該修了不只半年。慈湖崩掉以後，下圳就沒水，只能靠新福圳那裡補給。

三、許漢宗先生訪談紀錄

訪問時間：2020年7月12日 14:00-15:00

訪問地點：許漢宗里長服務處

列席：林寶猜

使用語言：中文、臺語

訪問：顧雅文、李宗信

逐字稿：黃脩閔、李妍慧

整稿：顧雅文



32 榮工處，全名「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工程事業管理處」，前身為民國45年（1956）成立的「國軍退除役官兵建設工程總隊管理處」，後於民國60年正式更名為「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工程事業管理處」，簡稱「榮工處」。此處成立目的在安置國軍退除役官兵，從而帶動國防、交通建設。此處主要從事工程建設，並帶動國內營建工程事業發展與施工技術為職責。87年配合國營事業轉民營政策，過渡為公營「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」。98年由民營的亞翔工程公司得標，「榮工處」正式畫下休止符。黃俊銘、簡佑丞，《引領為榮：臺灣產業經濟檔案數位典藏專題選輯：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——印記十》（新北：檔案管理局，2013），無頁碼。

（一）從雕刻工到里長伯

我是民國46年次（1957）生。民國87年當選福安里里長，當20幾年，現在是第6任了。阿公、爸爸都是作田、做炭礦的。我念這裡的福安國小，然後到大漢國中，³³ 後來就到大溪老街學雕刻。雕刻有分好幾種，大溪是屬於平面雕，像神桌那種就是，三義是屬於立體雕；平面雕又有分兩種，一個是深層的平面雕，木頭比較厚一點，一個是普通的平面雕。以前我們大溪雕刻有4個老師傅，阿春師、阿全師、阿同師，還有一個外省人，功夫最細緻的是阿春師，手腳最快的是外省人。那時候，大溪木具行，最細緻的都是阿春師去做的；外省人是做比較粗工、比較趕時間的工；另外兩個是屬於中間的，但他們的弟子做出來也有細緻的。我國中畢業時，民國62年，跟阿春師拜師當學徒，就在大溪老街步道最後面、普濟堂那邊。那時候我們這裡還算是很鄉下，同期有7、8個去學。

那個時代，老師是很嚴格的，我們可以說是捶出來、打出來的。一開始進去先掃地、掃廁所，折木頭、磨粗紙，連雕刻工具都要自己做。鋸子自己做，那時候沒有電動的電鋸，要用藤條先彎成弓形，用小小一條鋼線去鑿（chām，砍、剝）鐵，做出鋸齒。雕刻刀也是自己做，平的就用鐵片，圓的就去撿人家彈簧床裡面的彈簧，有粗的、有細的，再下去切，雕刻刀還要加鋼才會利。這些事跟現在的小孩說沒有人聽得懂啦。後來出現專門在賣工具的，雖然大溪有很多打鐵店，但是他們不會做雕刻刀，我們要跑到新竹市城北街去買。

33 民國39年（1950），桃園地區初中除大溪初中未設高中部外，其餘皆置之。故民國48年地方仕紳倡議由鎮公所興辦高中，大溪鎮公所購得今校址土地本欲興建教室，但恰逢「省辦高中」政策，乃擱置。53年，陳義樹鎮長與大溪初級中學校長傅偉武等，重組建校委員會，同年秋天奉准將原校址改為「大溪初級中學一心分校」。56年10月30核准，自57年2月1日起獨立，定名「大漢初級中學」。同年9月施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，改稱「大漢國民中學」。吳振漢總編纂，《大溪鎮志·文教篇、人物篇》（桃園：大溪鎮公所，2004），頁79-80。

我們客戶就是大溪的木器行。大多做萬承的工作，³⁴都是用硬的木頭，黑檀、紅檀之類的。以前做細緻的工作，要先把酒瓶敲破後，再用碎玻璃去刮木頭，那才夠利。現在雕刻家很多是做藝術品的，我們那時候是生計，沒做沒有飯吃。那時候沒有一頂神桌是從大陸進來的，也沒有從南部上來。大溪的神桌很出名，鹿港的神桌跟我們不一樣，他們是做神龕那類的，我們北部做的是正統的、傳統的神桌，有上桌、下桌、拜桌。所以很多廟都來我們大溪做，也有找我們下去的，苗栗後龍、高雄燕巢我都去過，他們來大溪買，木器行找我，我就一起下去。除了神桌，也有雕過太師椅。

我學了3年多，後來也做過建築，在尾寮那邊蓋比較多，三層這邊也蓋過，都是農舍。後來選上里長，就沒做了，那個需要經常外出，我沒辦法配合，現在也沒有時間再雕刻了。

（二）鄰近的陂塘與三層頂圳

沒有頭寮大陂前，這邊有三口陂比較大：公館陂最南，最大口，就在我們家這邊。為什麼叫公館，可能跟林本源租館有關，不知道為什麼也有人叫三層陂，以前我們都叫公館陂；³⁵旁有一條陂岸路，再過去就是中陂，位在中間；這條路再一直下去，北邊還有一個荊仔寮陂。三口連著，中間有大路（陂岸）隔開。以前這些陂是灌溉三層、美華地區的農田用的。

民國59年（1970）農地重劃。以前的土地亂七八糟，重劃之後的農地比較整齊，而且都有農路。那時頭寮那邊很多小口的陂也都規劃成頭寮大陂的系

34 即萬承木器行。吳振漢總編纂，《大溪鎮志·經濟篇、社會篇》（桃園：大溪鎮公所，2004），頁279。

35 據「日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（明治版）」，當時地圖上確有標註「三層陂」者，但位置是受訪者所說的最北邊之「荊仔寮陂」。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研究中心，「臺灣百年歷史地圖」，<http://gisrv4.sinica.edu.tw/gis/twhgis/>，2020/10/22。

統，但地還是不夠，頭寮大陂現在好像是18公頃，³⁶ 當時作田的人，一甲當（chit- kah- tong，每一甲）的地要抽一分地給他們規劃成農地跟做陂。我們三層這邊跟頭寮算頂圳灌區，頂圳的水是用大陂的，美華那邊算下圳灌區，下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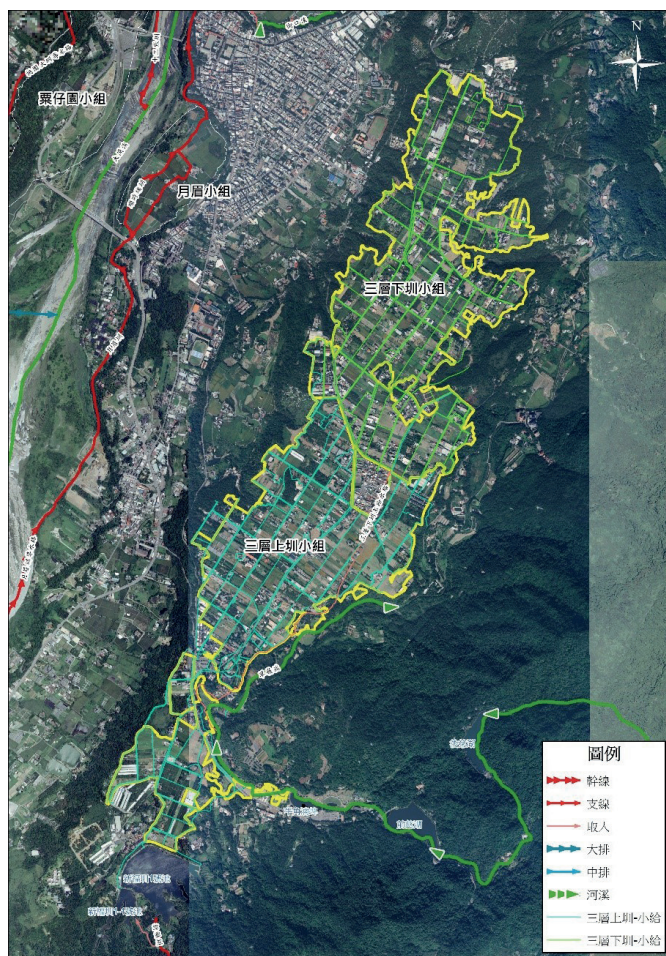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7 三層上、下圳小組水路系統

資料來源：桃園水利會（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）提供，2020/4/1。

36 新福圳的1號池與1-1號，現今蓄水面積為20.94公頃。黃金春主修，林煒舒等撰稿，《臺灣桃園農田水利會百年誌》（桃園：臺灣桃園農田水利會，2019），頁289。

的水正常來說是用草嶺溪，但是下圳比較沒有水的時候，頂圳有另外做一條水路流到下圳，開水門就可以相通。開了頭寮大陂以後，滴仔溝的水引到大陂，水更多了。如果冬天水流下去，美華那邊是夠用的，夏天的話，從頂圳流到那就沒水了，土地早就把水吸乾了，想想看流到那邊都多少公里了。

我們的圳道有一段在地下，是很久以前建的，入口在現在中油加油站慈湖站對面六戶房子下去那裡，穿過蔣經國陵寢。那條隧道很長，沒有1公里也有500公尺以上，以前常有人進到裡面摸蛤仔，因為生活辛苦，要摸蛤仔賺錢。十幾年前有人死在裡面，是我當里長的時候，有一個在做水電的，聽說是進去摸蛤仔，後來就不見了，過好幾天後下大雨，被流出來才找到。現在隧道還可以進去，但聽說裡面很多蛇。

我小時候會去陂玩水，三口陂都會跳下去玩。裡面有野生的魚，有鰻魚、鯽魚、泥鰍等等。我家前面的公館陂的水要留給下游的中陂和荖仔寮陂，荖仔寮陂如果沒水，中陂就要放水流過去，中陂再沒水，公館陂就要放水流下去。公館陂每年有一個時間會先乾，差不多是冬尾，或是說洩陂（khó-pi，放乾陂水）的時候，掘仔乾了，大家就會爭相來捉裡面的魚，臉盆一拿就去捉，圍起來就捉到了，很簡單。煮飯的時候去，捉一下就有得吃，小孩子喜歡吃，去撈一下回來炸一炸就可以吃了。

水是從南流到北，所以陂涵做在公館陂的北邊，是一個水門。陂還有一個低下去的地方，讓水滿流出去的，我們以前都叫「洗衣隙」，陂隙的隙，水如果漲上來，就用來洗衣服，滿出來的時候水都會淹到路上。但也不是每個陂都有這個陂缺，像中陂就沒有，因為它會通過大路，以前要從現在這條臺七線過去，它沒有陂缺只有陂涵。荖仔寮陂有陂缺，但好像沒有陂涵，滿了就讓它流出去，放著囤水而已。就我所知道，以前荖仔寮陂比旁邊的田還要低，那邊的田都比較高。

（三）水丁與開水

早期有水丁，跟現在水利小組的班長一樣的意思，現在都叫班長了，沒有在叫水丁。三層頂圳、下圳都有小組長，是農民投票選的，水利小組長再去找他的水丁，就像現在班長也是小組長找的。目前頂圳這邊的小組有8個班長，以前我就知道了，反正有好幾個。以前的水丁事情比較多，還要清水溝，只要看到水溝塞住，小組長就會通知水丁去清水溝；也好像沒有薪水，但是有1年1次自強活動的福利。現在水利會有錢，有撥經費，小組長會請人去清水溝，班長就比較沒有事情。

我知道的水丁，現在如果還在，都100多歲了，很多都不在了。開水關水都是水丁或班長要做的。剛剛說下圳是用草嶺溪的水，那也有一個水門，下圳的班長就要來顧這個水門，水大的時候要去關。之前我剛當里長不瞭解，我們後面常常淹水，就是下圳水淹到我們三層，圳邊比較矮的地方都淹水，後來我去找原因才知道，趕快跟小組長說要去關水門。照理說是他們要去巡，但有時候他們會得過且過，淹水大家罵的是里長，也不是去罵他們。但這幾年他們已經有習慣去巡了。

開水的方式，以前我比較不知道，現在就是開鐵閘，現在都做鐵閘。牛角溝陂，要去花海那邊，也有一個鐵閘，現在常發生糾紛，因為陂裡有魚，要用水的人把閘門開很大，牛角溝陂如果乾掉，魚會死掉發臭，所以住附近的人就會說要關起來，不要讓魚死掉。水門其實沒有鎖起來，大家才能去開。之前我當里長第2年還是第3年，有一次下西北雨，陂圳的水快要淹出來，我叫小組長來開水門，他不來，我就打電話給鎮長說，他不開水門我要去敲鎖了，如果不開水，陂整個都會崩掉。後來陂水真的淹出來，就有一部分崩掉了，凹了一角，淹到附近人家種的菜，路上也淹水。我趕快去把鎖頭敲掉、放水。更早以前的陂涵應該沒那麼先進，不是用鐵閘的水門，但我也沒看過。

（四）古井

我們不會去陂挑水，因為我阿公那一代就有開一口古井，100多年了，應該是他挖的，在我家後面，有10戶鄰居在用，大概30多米深吧。越多人用的井愈清，因為水會一直循環，所以我們這口井很乾淨。以前要用水桶汲水，汲水上來以後也不用挑到家裡，以前的人很聰明，井邊會打一個基槽，用竹管接到家裡，自己家的自己做，家裡就有水缸來儲水。在我小時候，各家就開始裝馬達了，隨時都在抽水，抽到自己的水塔，不用再汲水。用井水不用付錢，只要付電費。所以這幾戶都不用裝自來水，我到現在也還在吃井水，門口這臺飲水機接的就是井水，每3個月來換濾心的工人都說，水怎麼那麼乾淨。因為很多人抽，替代率比較快，乾淨的就會一直進來。三層這邊井水真的很好，也有很多井還在用，但可能也要看地點，很奇怪，頭寮、竹篙厝那邊只有阿卿她們店門對面那口井可以喝，³⁷ 其他都不能喝。現在建在家裡面的井應該還有很多，外面的都是公家建的。

（五）福安里與三層老街的歷史資產

我們福安里沒有里誌，要寫也不簡單。民國92年（2003）、93年，這邊的第四臺南桃園有來拍一部在地的紀錄片，大芎芎、福安宮，都有做一些歷史的介紹。當時我去跟他們拿母帶回來，拷貝了1000多片，每一戶都有分給他們。大溪鎮誌也有寫到三層，但是應該可以來進一步推動，寫我們在地的歷史。像福安宮有很久的歷史，後面那棵茄苳樹也很久了。我剛當里長的時候，有個103歲的阿九伯住在隔壁，我問他知不知道這棵樹有多久，他說我還是小孩的時候他就那麼大棵了。他過世到現在也20多年了，所以樹應該也有快200歲了吧。三層以前有城門，現在分局旁邊叫南門，也有北門。後面那條圳溝邊

37 阿卿，為在頭寮開設雜貨店的林秀卿女士，其訪談紀錄見〈大溪三層地區的陂塘水文化訪問紀錄（上）〉，《歷史臺灣》23期（2022.5，臺南），頁158-168。

種刺竹，刺竹後有田，以前如果去那邊作田，都要有人在旁邊顧，不然會有「番仔」出草，就會被殺掉。這裡每個在地人是都這麼說的。

桃園市長曾經跟我說，他們要從三層到復興規劃一個國家公園，起點是從三層開始。我們三層老街有十幾條小巷子，車子都不能進去，就可以規劃成迷宮。因為早期這邊的房子都是聚在一起，三層城門裡面，房子跟房子的距離很小，都是人走的，所以很小條，路那麼小也可能是爲了要閃躲「番仔」。我跟市長說，要規劃就要牆壁、房子、水溝都一起考慮，現在可能還在規劃中吧。

我們里有兩個社區發展協會，理事長也是兩個人當。雖然是沒有衝突，但各人申請各人的。以前是頭寮沒動作、三層做比較多；現在換三層不動、頭寮做比較多。推動社區發展要看理事長跟總幹事了，他們是靈魂人物。